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八上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玢

高子遺書卷八上

明 高攀龍 撰

書

與李見羅先生

侍先生三日側聞所論庶幾不逆於心歸而益博求之見從古聖賢所傳之要隱約皆在於是日用之間頗得歸宿未知由此而之又更何如也往時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不曉作何

語今乃見此理充周於吾前活潑潑地真不可須臾離也妙在反躬而已矣凡學問真切下手自無閒口說閒話去年向先生說格說致子細檢點意念起處總屬為先儒分疏假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己原不相干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静言思之不覺失笑有拙序一首其於先生教旨未審彷彿有入處否風便一語指點

與許敬菴先生

龍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為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則道心於人心即在鑛之金道心迷而為人心即凝冰之水也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氓有如鳶魚飛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

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為真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又見先生舉朱子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謂是欲盡讀天下之書盡窮萬物之理却不然此只就一物上說因其所知一二分是處窮到足十分是處積之之久自有豁然貫通處耳若謂知得一物必須窮盡物物則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寧有此等學問乎今時錯認文公格物者正在此故不敢不辨乙先生

更教之

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來書云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說一草一木二語丈看得甚有原委但子細磨勘似說得稍濶陽明之學與聖門之學端緒雖殊要其說之所以得行亦有其故程朱兩先生大本大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歸一幸丈再精研之

辱教格物草木之說據愚見本無可疑天下之理無内

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見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賢之教隨人指點見問者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會得此意則與中庸所指鳶飛魚躍者何以異哉孔門之學以求仁為宗顔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之傳為的陸氏之學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謂不是然而與佛氏以覺為性者相近陽明良知之學亦是如此一邊是仁體一邊是知體仁統四端而知不能

兼仁故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源頭處杪忽差殊耳程朱二先生細看來無不歸一處所不同者解說書義然書中緊關用力處則亦無不同也愚見如此望先生教之

二

來書云兄云無善無惡說當提出根源良是渠所以能籠罩人緣渠亦未嘗不以性為善只是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為惑世誣民之最也一草一木之說

善會之亦自不妨但六經語孟中竝未見説著此等工夫其故安在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所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信然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名智徒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説者多以屬之耳如以覺為智則以覺為性又何疑焉丈謂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為究竟語仁義禮智只一

般渾言之只提著一箇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須四方八面看始盡耳

孟子只以四德言性此便是善安得而無之舍此言性非知性者也舍此言善非明善者也一草一木之說先生以六經語孟中未見說著此等工夫乎此正孔門一貫之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為從來源頭是一箇故明此即通彼通彼亦明此耳先生曰鳶飛魚躍傍花

隨栁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若不是一物何以隨其所見無非是物既是此物則格諸身格諸物何以見根趣之殊耶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此語有病覺非特不可名仁亦不可名智先生之言是也但覺之淺深又絶不等今之言覺者固不足道而象山陽明又不可以此目之此處幾微直是毫釐千里也

格物說近看得何如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朱子詩云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正謂此也先生試格之

四

先生云莫非理也有何鉅細有何精粗但就學者工夫論自有當務之急耳龍謂大學最先格物便是當務之急開眼天喬飛走孰非心體以草木為外便是二本便說不得格物先生云有梅於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

桃於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衝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具所禀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葢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先生云於此格之何以便正得心誠得意於此不格何以便於正心誠意有妨龍敬問先生曰此一草一木與先生有關否若不相關便是漠然與物各體何以為仁不仁何以心說得正

意説得誠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所以為善形容浩然之氣所以不可不理會也先生云既無別體我之體即物之體矣豈必逐草逐木一一而為之格即欲逐草逐木一一而格之辨其如何而為一草如何而為一木此所謂堯舜猶病者也龍謂萬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是説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費工夫若必欲逐草逐木辨其何如豈成學問所以説及草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處求

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爾先生云孔子作大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者也其語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猶然見畧况一草一木乎龍謂多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籩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日而語先生云程朱兩夫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此等工夫否遺書具在詳哉其言之也孰謂發明一草一木之理者乎孰謂商求一草一木之理

者乎龍謂庭前草不除便是這意思如觀雞雛觀盆魚皆是至於朱子所謂鱖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尤親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說本輕而活先生所駁則重而執輕而活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矣先生更細研之觀物即是養心不枉却工夫也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闢佛

昨承手教令致思周元公不闢佛之故龍竊以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

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於闢者矣

答涇陽論程朱闢佛

昨思程朱所以闢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没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為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辯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為脩身謹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藴奥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

不辯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如昭代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薛文清一向篤實而閒靜也豈見討擊異同乎縱觀今日是何局面耶故聖賢不得已之心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為闢有意而不闢者皆私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㕥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答涇陽論管東溟

續論更不可少益覺快心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葢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隂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

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竝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耳前㡬此翁惠書近擬答一柬又覺孺子唐突長者且既有環轍之宣尼且作閉戶之顏子先生以為何

如

答涇陽論生之謂性

來書云生之謂性章頗有所疑性者萬物之一原安有不同孟子將犬馬之性猶人之性折難告子分明謂人與犬馬有二性矣如何註謂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人與物異似皆宜有商量幸丈一參之在天為命在人物為性一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禀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為人之性犬牛得

之為犬牛之性非性異也形既異則氣為形拘有不得不異者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謂落在形氣中也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形氣異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

認氣為道也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

答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春來浪遊頗是妄動山水佳麗未免有馳騖之意亦為心害人心動於欲未有不為害者山水尚然況其他乎辱示求正牘質疑草一字一爽千古不可磨滅之正論又何疑龍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

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澌滅理義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横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荅涇陽論猶龍一語

人性一也習之於聖人之道則聖矣習之於佛則佛矣習之於老則老矣維吾聖人之道亦然習之於夷則夷

矣習之於惠則惠矣孟子眼高千古故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凡學以習生悦以悦生悟以悟成性則不可回葢所見無非是物矣是以君子慎所習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語誠然而習不同不同則其應用全別用處既别合體全非故學之至者雖其反本還源之處同歸於太極而實則有霄壤之不侔故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向者攀龍嘗思於三教異同之際而頗見其微故一言蔽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夫子謂老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具所能由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

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知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昨以對客草草奉復故詳其意如此

與涇陽論知本

大學之旨明德新民要於止至善止至善者一篇主意也其下皆說止至善工夫物有本末一節最為喫緊先後二字示人入道之竅失了先著便不可入道先著即在格物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知本知脩身為本而

本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知本則知止矣正與物有本末一節相呌應也竊謂古今說大學者格致之義程朱為最精致知之義陽明為最醒止脩之義見羅為最完三家相會通而不以一說排斥斯可耳但見羅看知本之本如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之本謂非以脩身賛其為本乃是以本歸之脩身蓋以善無聲臭點到身上便有著落故曰本之一字乃所以點化此身把柄此善也此意雖甚精奥然平平玩味本

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似無此意而見羅之說又自成了一箇安心訣法未必是大學原旨也大學之旨只是教人格物致知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脩外之功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觀下文聽訟一節其釋知本昭然可見矣當初程朱二先生只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自別有傳遂令脩身為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

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功無下手處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只如陽明單提致良知而掃朱子窮理之說弊敗亦已見矣故程朱格物之說更不可動只提挈得大學主意在止至善而知止工夫先於格物知本自然如木有根如水有源而格物窮理皆所以致其良知而非徒誇多鬬靡為聞見之知矣何者道理一不向身體貼便非知知本便非致知也如此覺得文義條直

明白而工夫當下得力也先生試體之以為何如

荅涇陽病中作工夫書

先生云閒時作工夫病來即不能竊以病來做不得的還未是眞工夫也橫渠曰自來以多思為患且寧守之只行其所無事又曰心之要在平曠熟後無心如天易簡不已如此則病時正好做工夫先生體之以為何如

覲白鷺洲問荅致涇陽

江右之學自宋至今如一塗轍豈風氣使然與今雖云

陽明之宗實則象山之派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言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即無思無為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為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為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

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為者即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言之至也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為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别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

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汚壞而已此聖人之學所以為至易至簡也雖然王塘老之學實自八十年磨勘至此其靜功最深妄窺之者浮矣輕矣然學術杪忽之間不可不據所見相與評質先生試參之以為何如

與涇陽論東林

東林樂聚原是宦於此土之忌府何則誠畏之也大抵

吾輩罪名只在心腸不冷冷亦何難恐逆天理耳因思聖人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曰必聞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至匡人之圍桓魋欲殺似不見饒以先生之仁直是於人無所不容然見得是非極真故世決放不過也君子決無有見原於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各人身上各有充不盡的分各有改不盡的過各自勉而已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朱子首篇内一條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吾兄云此朱子初年未定之見陽明先生自以為祕傳者也當删無疑龍按朱子初年之見蓋認性為未發心為已發凡謂之心則無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却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

求也後來却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脚矣後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明水止而

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至此條之說又别為一義其論太極者有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若以乾坤未剖太極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蓋恐人於陰陽外别求太極耳其所謂常發中見本性亦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明道所謂由其惻隱知其有仁蓋性不可見必於發處觀之也特此

心常發類於初年之語然此主見本性而言語相似而意不同非凡初年之見以未發已發分別心性不加涵養而純任察識也凡更審之以為何如

與涇凡二

兄入禮曹於國家闕典幸留意建文年號不復靖難死節諸臣未表君君臣臣天地大義孝子慈孫莫之能掩與其為之於後人孰若為之自我又我朝諡法獨不做古必兼行惡諡乃昭勸懲此弟平日所藏於胸中兄

相時因事可一及之向所云東平守弟初甚愕其人後問於余拙云朴人也弟昨道經之他州縣皆有人持刺出接惟彼州若不聞細廉其民皆云無他以此益知迎送之間大不足以觀人纔著一分愛憎便都失之不可不慎也

答鄒南臯先生一

當今先生之學深徹人生而靜以上茫茫宇宙可以考證此事者賴有先生而已潄同年馮少墟北方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先生見其集否自朱陸兩先生分門後兩脉竝行於世龍以為但取其來龍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何向也先生以為何如

與南皐二

竊觀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也大學一書自明誠之教也中庸下手慎獨即誠即明大學下手格物即明即誠無二物也惟是大學錯簡缺傳不決於心半生矣近年得崔先生一語決之敢為表出請正是否

荅南皐三

得先生教及賜新刻讀之爽然一佽更無所疑攀龍於甲午秋赴揭陽謫所長路孤征寂寥瀟灑中窮研此事至汀州店樓推窗看山忽然粘縛脫落本心豁露方知從古聖賢所說皆是藥方皆是拄杖自是以來二十年矣天然本色瞭然日用終是放藥不得放杖不得根器薄劣無可奈何聖人於天下萬事上中下根照見得透故照顧得到先生集中每每及之如與海門先生柬更

是喫緊此道幸甚某自來極信得先生之學不能無疑

先生之教以為說得太鬆滑天下人却不是先生忠肝

義膽萬難千磨中來也於今始無疑矣誠明之說昔有

問者云中庸何以首言慎獨便在誠身上做起大學何

以首言格物又在明善上做起攀龍曰中庸言自誠明

之性大學言自明誠之教由今思之只是弄口至崔後

渠先生定古本大學以誠意章内自淇澳至此謂知本

一段移在所謂誠其意者之前文從理順昭然知本是

格致之義而格致未嘗缺傳也卻如夫子宅中掘得蝌蚪原文可以了大學一案學者精神更不得向身外一步走漏矣先生以為何如年來東林滋多口是信道理不達時宜之罪天下事未有不由自取者得此一番冰霜大受諸公化育不敢辜負也辱先生相念并及之

答南皐四

往者從結心開處窺見本性風光未嘗不知人之即天也物之即我也凡之即聖也今之即古也倫常日用之

即神化性命也然有陰氣在如月光然讀先生合編竟先生之言如赫曦透體一逼逼去寂靜的意思覺此身方活見人方親方有味乎善與人同之語此乃謂寂靜也初看便有此意今乃益實感幸之餘附此為報由此而之未知能不負先生否耳

答南皐五

比者正體驗人心除却怨天尤人即蕩蕩乾坤更無一事矣然學問不真且向此中過活殊不自覺先生教及

此當幾提挈也要在有事幹當強排遣不得會約及文潔公誌銘何啻百朋之賜

答南皐六

得先生平等之教并認平等之誤平等者性體也森羅萬象竝育竝行善者還他善惡者還他惡而已無與焉之謂也若非見性人等惡於善究且背善從惡矣所謂火力煆煉質性穢濁復吾太虛真體非以調停劑量之精神熏物而無忤也體認如此非造詣所到先生以為何

如

與馮少墟一

鄙見嵗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此事不落言詮要在心悟由無言無象中彷彿可言可象者中庸二字而已由可言可象中默契無言無象者擇執二字而已無一毫攙和之謂擇無一毫滲漏之謂執弟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未知何日可幾道岸也海内惟老年丈之教無一字之逆於心弟決不敢為昧心語然弟

所見於年丈有未同者千萬勿吝指示此事非小容情不得也

答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偽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入身來故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大集中闡發已無餘蘊雖以弟鄙淺之說有所印而此中人士遂知所歸今

世有老年丈斯道之大幸也

答少墟三

手教云内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兩語當終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真條理此透性語也人未知性謂此為桎梏若透性方知此是真安樂蓋天然自有之中絶無安排造作者也非窮參不悟非悟不徹性體不徹未有知吾聖人之矩為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欲埽除此矩哉聖人之學所以

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為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為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南方風氣劣於關中百倍弟之力量劣於年丈萬倍反觀此性無欠無餘上視聖賢不差毫髮所以不忍自棄者以此伏惟老年丈時賜提策開愚立柔

答少墟四

得教復得涇野先生語録之賜感感拙説為老年丈印可者方敢存之應改者一一如教易之矣知學者甚難

知正學者更難知學而能通達世務不至以學害世者尤難非老年丈吾誰與歸弟已得差歸矣老年丈不日大用當歸而歸當出而出有一定之卓識而無執一之成心非老年丈吾誰為望班役索報草草寄復有欲聞者當别寄恐書郵之浮沉也

與逯確齋

與兄别來略窺得路徑聖人之學只閑邪以存誠此理直是易簡然却與世學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

健坤之簡也以順益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以易簡為心便入異端去矣世儒亦多有見得誠的意思只是無克已閑邪工夫故純是氣稟物欲用事皆認作天性以妄為誠種種迷謬此格物致知大學所以最先用力也格致亦别無說只是分别得天理人欲界分清楚透徹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則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錯認其意者便溺章句便耽寂靜失之遠矣弟看來吾輩每日用功當

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樸實頭下數年之功不然浮浮沉沉決不濟事也兄以為何如幸相與覔便反覆印證朱夫子曰日月去矣大事未明可懼也吾輩不可不念

與確齋二

兄之學必已得力㑹詣一旦豁然貫通境界否弟甲午東粵之行千里孤征燕閒靜一之中微有窺見五年於玆矣雖於日用不無斷續但覺此理充滿活潑瞭然心

目之間身心有箇著落處行事有箇把柄處所苦者既非聖賢根器又無小學工夫而志學又遲却孔子十年以致氣習熏染淘洗為難今亦無他法只將義理浸灌栽培去耳兄受質之淳處困之甚倍於弟其得力必百倍於弟不知其入處何如此事甚大日月漸去幸速相研究也

答確齋三

得兄書下弟頂門一鍼矣不必與兄談易此便是易弟

於數年前不意中有崑山一語落於相知之耳遂為言路諸公扯作印證横起風波不節之嗟又誰咎乎今欲一陽之潛須是三緘之密耳兄一生文位甚是正當向來讀易無所入者想索之文義今有所見者想是印之此身尚有一語問兄何者是畫前之易幸教之

答劉念臺一

伏承下教咨所以居方寸者方寸即宇宙也世人漫視為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為名言而已非

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弟之愚昧正在憧憧中生活言之可作有一小書可證斯理敢以奉覽

復念臺二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仁文云一窮理焉盡之矣誠然哉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謂理未窮之理不可謂心此處非窮𥿄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

無與焉如是而已弟稍窺此路從此行去雖不能忘歸家之念亦不敢念到家之期沒身長途所不慮也反身而誠是到家語何敢言吾輩但認得家真認得路真有家肯歸有路肯走而已仁文以為何如

答念臺三

此事甚細得兄相與推敲甚幸但無成心各據所見勘究到底彼此必有益也淨色根魄也隨念分别者意也靈覺則是心傳所云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也此

與意識相似而實不同葢心作主宰意主分别也心一也粘於軀殼者為人心即為識發於義理者為道心即為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為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葢以縱横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以孟子著見之端即佛氏作用處此最可觀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

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故儒之與佛論其潔浄精微不掛絲髪空空如則同而其中自然之秩敘若權衡之輕重度量之長短佛則一槩抹殺超超自如矣盡虛空徧法界性體充周正謂如是所以云與自己總不相干者正謂軀殼上重重私欲耳若一日克己復禮則軀殻之已便與天地萬物為一豈有二耶吾儒與佛氏名目多不同如儒者說性只在人物上未有人物只說天未有天地只說太極其實一也知性則知天

人生而靜以上未嘗不可說用力敏疾則念清人生而靜以後未嘗不可復學問之道無他復其性而已矣弟觀千古聖賢心法只一敬字捷徑無弊何謂敬絶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直心即正念正念即直心卓卓巍巍惺惺了了至於熟焉習心化而無事矣弟之於此如適千里者未出戶庭然曝温芹美思以為獻不自覺其老生常談之可厭也連日病齒答多未盡乞兄再窮

究之

與安我素一

天地間需才為急知人甚難君子經世原與斯人為徒望見所在精察人品為要方人為聖人所不暇而不知人聖人所深患二者相去遠矣足下清曹杜門春日更遲何以為功須以半日讀書半日静坐白沙所謂静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於此日損則於彼日益雞鳴而起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

最是喫緊著力處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弟正有志而未逮敢為同志告之

答安我素二

兄此行討一入頭是暮年大享用也此事只在篤志真信聖人朝聞夕可不聞不可也一念竦然即此竦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認取自後放即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所謂放即收回者纔覺放便已回

更别無收所謂以直養之者不入纖微事也覺其放者乾知也乾知大始如閃電無踪直養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如住宅可守弟有静坐説是守之之法書以請正萬不可做有作有為工夫一涉有為即是假法決不見道葢此事本體原是無極故工夫不得有為合工夫之謂本體合本體之謂工夫二之則不是矣辱兄清問以弟所知者備采擇可也

答錢啓新一

承教聖賢之言語語是的吾丈見其的矣若識得朱子東風面源頭水則章句亦便是朱子只爭這些子故百年來無端生出許多說話來再覩丈與涇凡辨論涇凡所謂心便有兩大是險語先後天之說亦因時說生似不必然夫人之心即天也聖人不過即先後以明其合一丈此語最是至心性之辨實是難言在人自默識之丈所舉整菴先生之言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形體渾是天也又曰人心之體即

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又曰靜中有物者程伯子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又曰心性至為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數語已顛撲不破吾丈謂心之理便是性六字亦顛撲不破矣尋常見世儒以在物為理為程子錯認理在物上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朱子錯在物上求理頗為絶倒此不獨不識理亦不識

物名為合心理而一之實則歧心理而二之此程子所以喫緊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自不作如此見解也老丈之意惟恐學者開剖割裂歧心性為二竭力指點曰虛靈知覺者即精微純一之備具也誠然誠然然要在人之用力何如若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即心即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剖也何如

與錢啓新二

覲華歸訊知道況殊勝先生所為退亡喪進存得也道理實是如此非千休無一得矣易象經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歴今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看得世間吉凶悔吝頗覺了了而世人懵懵愛莫能助如何如何

與揭陽諸生

别來加功何如静坐收攝浮蕩精神舉動守聖賢法戒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貧儒少年從此清楚方有根基可望舉動不苟則虚明中無悔尤之擾静處益得力静處收拾寧定則事至物來方能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静定為本每日如此用功不患人品不成意念高遠襟懷灑落加以讀書精專不必求工文字自無不工之理所業既工科第自在其中又何必營營於得失自累其虚明使彼此兩失哉此鄙人近

來灼見決不誤諸兄千萬加察三千里外遥思往日相與之雅愛莫能助惟此言可贈耳

與管東溟

蒙先生印許謂攀龍於本體上頗為得手得手則豈敢云略知下手而已葢此件事下手最難縁下手處多是錯也昔賢云未曾識得涵養箇甚未曾識得則纔著意便落安排任其自然便成昏昧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

話俱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為名教罪人者多矣打破一桶又做一桶未學未臻斯境想像應然使心意勉勉循循俟其自化耶却别有工夫耶望先生教之

與管東溟二

竊窺先生大㫖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葢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别反使大道自限藩籬

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説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葢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攀龍自奉教以來虛衷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

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夐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

別實是敎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耳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葢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

運益下聖道益衰惑於禍福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分定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幇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

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旨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

皆指毘盧性海葢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
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
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龍謂
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
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龍謬承先生之教
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此是先生體道虛懷龍何
人敢與於此伏而思之先生既以赤心俯詢龍何敢不
直心仰荅如前縷縷葢是千古同然之疑幸當先生之

世以明決之學者幸甚

上儕鶴趙師一

渭南居鄉不識賢令尹居官不識賢鄉紳復何言其他事龍今年自東林會期外即入山閉關以學問宜靜以衰年宜靜以時局宜靜此時山中人不一味靜默非學矣老師以為何如

上趙師二

龍去年得胸膈之疾殆矣急勇猛擺脱一切世事盡情

棄捨終日怡怡觀大化流行久之身心內外瑩然朗徹病亦自愈自喜因病得藥又因藥得病不免習成嬾惰令姪丈在此年餘於老師亦無一字報聞秋來方始整頓伏念老師當此秋爽不知於何處行樂以何事為樂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箇閒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見老師種種製作於海內知交如醫十指十指應心負老師一點痛心者非人哉龍滋懼矣

上趙師三

老師位冢宰正百官天下賢俊鼓舞相慶天之留碩果使陽剛來復也國祚靈長於是乎徵況老師之命甫下皇子之生接見陽德一亨福慶交集龍不意晚景見此盛事日為笑樂而已方今天下之害在天曹不清天曹不清在司官得頂賂而引用匪人衣鉢相禪除得此弊而精選天下正人君子以實四司是第一義又精選巡撫以安民生精選學道以端士習其於治理思過半

矣

答趙師四

世情難調自古而然調世情者非在世情中煆煉極熟不能以老師天際真人俯視世情如蚊蠅而能為蚊蠅相調乎然譬之入海者既在同舟不得不調其捩舵開頭持篙擊楫之人在彼則世情在老師非世情也渡苦海者法當如是無可奈何矣

候趙師五

奉老師之命不敢言時事亦不忍言也惟是老師之事每念及即不能眠食所誣坐者不知將何究竟老師何以應之當此患難非平生學力抵當不過老師得力者專望詳示龍屛居湖干不見一客洗心待盡而已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此則可對老師言者謹遣一豎一以候老師之安一欲印證行持一欲知貴地當事所以措置斯事者貴郡公為御泠門人御泠為老師至切良不易得龍嘗謂惟天下

大人物受得大折磨葢天欲立千古牓様老師暮年一出擔此大擔子定數也豈可逃乎惟祈老師善自保衛候天之定

答錢御泠

翁臺正氣天高深心地厚真世道所藉覆載敝師趙儕翁先生久不聞問近日始馳一豎候之乃翁臺默默救援真懇如是殆九廟之神借靈於仁人非偶然之故也捧緘感而欲泣畢異夢兆自翁臺必有奇應辱貺謹拜茶

筍以享明德

答葉臺山

攀龍迂鄙無似少讀孔孟之書程朱之訓退而體之日用彞倫之間恨稟賦庸下愈鞭策愈蹇躓不前故覺聖賢之言愈淺近愈精深葢一字一句有終身用之不盡者乃欲舍是而別求異端之說直當面錯過矣故嘗妄意以為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

徑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怳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搶說相輪者遠矣鄙見如此所謂學究頭巾語也門下闢邪衛正之意真矣至矣而所取如龍者則非其人然願以此折節下士之誠廣求海內必有以副門下之意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來復有日矣

答朱平涵

年丈以地方役事冐羣譏衆訕毅然為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為即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槩可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於過眼即無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丘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其誰與歸尊柬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

靜極之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為太極作箇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臨書慨然

與蕭自麓一

先生年高德卲愛莫能助惟是大化流行未嘗止息君子之學上達天德非法天行何由焉聖王之德至矣而几杖戶牖之銘工瞽史巫之警如是兢兢者以宴安之可畏也則孺子可為長者誦斯言矣朱子已畢覽否攀

龍敢斷謂士不志於聖人則已苟欲求聖人之道必從此入則無差失聖人之道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而挾持之功則莫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之簡而盡敬則是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知敬義立而德不孤夫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弊不然知敬而不知集義則偏陋固滯或有敬非其敬者矣程門之學其大端不出乎此特其旨雖顯其言甚微至朱子而始發明詳盡學者便得下手耳統惟乘時努力勿隨俗

悠悠為望

與蕭自麓二

其近來為學雖知所歸宿第欲根隐伏世情隨觸而動收攝來即有貼定時節而氣未澄凝終非天性本來面目默默檢點千病萬病只是志不專一想亦别無巧法專一淘洗收攝將去而已園池清幽借棲聽教客館閒身學力必倍昨乃匆匆思歸既歸而始悔之孫興時飄飄而動終無奈老親在堂灑落不得也妻叔王謙齋名

大益者司理於漳先生有意惠教或可覓便寄書三千里得先生一語喚醒醉夢中人當必有躍然而起者矣陸古樵兄歸所詣必深異日肩任斯道廣先生之教者其在斯人乎清侍未期臨書黯然而已

與羅匡湖一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益盡性知命之難也先生過來人以為然否二小刻請正是否乞判一語此請殊非漫然仁者萬勿棄之

答羅匡湖二

人自有生以來一念妄想相織相續至死不已惟仗學力深透此念忽破則真心豁然顯現方知前者之為妄迷悟一關聖凡千里其要在一念之破不破耳先生過此關久矣然悟前妄為主見真體固難悟後真為主消妄想更不易十二時中空過不得作何功課幸詳教之

答羅匡湖給諫三

貴鄉飢而老先生盡力如此真學問也大學以明親止

為一物一事就中揭出本始使人知所先後而先於格物致知格物者究竟到極至處知本之所在即明親止一齊在此其義備於淇澳一段葢知本確是格物而此段又確是知本大學明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此段又明言此謂知本不得紐合誠意中老先生以知本為致知大㫖已了文義久當自會葢拳龍是數年憤悱得之非漫從也如刻教不知在腸中幾盤旋矣得一本字到手更有何事但此事頭面易見肺腑難窮古人下格字

致字萬分鄭重老先生洞悟心靈只體貼天理便見天理與心靈又豈有兩物妙在體貼兩字耳只在一部大學中懸空體不出泛濫亦體不出也盲人之見而陳於離婁得毋一噴飯耶

答耿庭懐

得教推求光景之說甚幸甚幸聖門所貴默識正謂須識得此體此豈以靜而有動而無耶既識得則惺惺了了自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矣若用處一差即是本體

不徹而所謂見者乃虛見也虛見之謂光景也如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爲未見道者引而致之正令於心無所著時默識其體此見性之捷法也眞見得天命之性則眞見得道不可須臾離雖欲不戒懼愼獨不可得矣戒懼愼獨亦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

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某平日體驗如此不知是否望老父母更正之

與陳思崗

兄近來學力何如性體發露否正念現前否二義實相須性體不透決不得正念現前正念不純所謂性體只是虛見耳兄試體之以為何如

復錢漸菴一

東林會中傳先生發改過脩慝之義尤為同學日用精

切工夫自兹以往日事斯語而已往者見禪林古德有言末後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惕然有省竊以為於今之世不患本體不明惟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天下事大抵皆然得之易失之亦易也先生以為何如

復錢漸菴二

席上之言責其狂瞽亦蒙采擇見老先生虚中無我之

至矣知危者便是道心此提醒得此把柄至於精一執中無難矣何莫非虛靈中間層級萬有不同即如一小事至前所以酬應區畫之者孰非虛靈然要商確到極停當處便有許多推敲要果行到極慊心處便見許多搖撼於此見道心之微而精一允執之要也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為明心一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方為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攀

龍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攀龍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理虛靈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杪忽間故也老先生試為一叅究而終敎之

與徐匡岳大叅

大學一書某於文義尚有不決於中者近始決之此與李先生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為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老先生試體之

答曹真予論辛復元書名全河汾人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

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脩心境静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浄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即敬軒先生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灑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即樂

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即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内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録千萬千萬

與劉雲嶠一

千古西江為道德忠節之區今海内所傾心注目者台丈與南皐先生而已儒者經世之學不格物不止善毫釐千里所關於天德王道非小望台丈於憂中更進百

咫竿頭一步也弟宴居深念以為當今世道交喪無計挽回惟是諸君子深明此事則或出或處總是撐拄乾坤其餘非綱要所在也台丈以為何如

與劉雲嶠二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夫悟誠足重矣非悟則無默識非默識則何以學何以教何以不厭不倦然悟者虛靈之偶徹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真易昧故非真脩不足以實真悟若使天下萬世之念不切好善惡惡之意

不誠徒執一見自作過活假饒身心安頓得下恐非千聖血脈也知年丈辨之審矣弟懼謬誤正在臨歧不審年丈何以教之

復朱密所

嘗讀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未嘗不廢書三歎夫曰能言而已何遂為聖人之徒蓋誠有大不忍於心如新亭之涕視神州陸沉汲汲望天下勤王之師也茲者天幸海内聲氣稍動吾輩既得路徑不差須從身

心上實履出來乃為能言乃可距楊墨弟雖不敏請從老公祖之後鞭策其駑駘疲足以不負斯語

與何天玉一

諸賢得釋海宇同歡況足下之於僕耶聞報之日亟呼酒稱慶一時侍兒亦有奇喜可見心之同然今足下已置身雲霄之上足以羽儀天下所被服者明霞所餐者沆瀣乃纖塵不到之境若如光音仙人貪食地肥便身重不能上天矣慎哉自愛僕恃道義之愛敢發此狂言

然人心甚危雖豪傑之士常不能自制須得義理栽培讀書賢於他好知足下有味斯言也

與何天玉二

昨與門下無語不契合也區區鄙意則以門下既開此眼更無别事足赴之而已離之初九惟敬錯然之履一片大光明日就月將在此所以為踐形盡性也困知録已卒業否以為何如

答吳安節年伯一

聖學不全靠靜但各人禀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養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吳安老二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攙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當此世局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老年伯玩易了心是無上勝事

滿目生機充塞無間人於其中藐然有身但胸次不著一物時內外融徹純是易也即易是心無心可了鄙見如斯老年伯以為何如

答吳安老三

官至九列當邪正水火之時而屹然持正不失天下之望非老年伯平生學力何能得此聖人重成名豈好名者可得而假乎總憲公完名去矣協院公以巧成拙只看今日結果便知當年下種造物之於人真者必顯其

真假者必破其假靜中觀物良有味也賢孫之變誠為不堪第看破一命字便可一切放下知老年伯之朗照在羣物之表矣

與洪桂渚

邇來道況何如世局如此吾輩自檢處欲日虛日密自信處欲日堅日泰也近因一二事觀天人之際如呼吸相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於天甚矣天之可畏也甚矣天之可恃以無畏也丈自可黙識於言意之表矣

答陳伯襄憲副

侍於君子以來忽即歲月門下敬歷中外實心實事日見之行此之為德以迓福者可涯涘耶今年大浸稽天民在飢溺此仁人盡力之秋門下居尊職要凡念諸懷吐諸口者皆膏澤也此地此時得愷悌如門下真上帝不絕民命矣弟迂疎腐人年来惟是朝聞夕可一事如盲者在途倀倀乎其未有適無足為門下道者猥辱存念奬借逾分是門下與人為善之至意也惠書惠儀謹

拜長者之賜楚中歐陽宜諸精金良玉也隨事幸一表章之他如郭明龍周二魯皆門下友善所宜及附以聞龍正謹按是時先公副楚臬以余輩累多不攜之官故貽先生原書未及見讀先生報章德業相勸而先公拮据賑濟果已多方又歐郭諸公與先公不約而孚信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

與吳子往一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

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作科第業不足妨凡但見得顯晦分定毫髮非人力所為信得徹底此一片田地方潔淨方有做工夫處不然任是嘉種田地蕪穢發生不起韓昌黎曰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昌黎之論工為文章者且當如是況求聖人之道者乎

與子往二

荻秋大足陶鑄學者凡勉之弟所見凡閒適之味多研窮之力少故經年之別而無疑義相參坐讀書不多悠閒過日之故也凡之文章自是錦心繡口一時絶調毋過怯之而苟安焉使此事進退維谷反為靈府之累也亦在多讀書使外來之聞見與性靈之趣味相決出之不難矣讀書而氣逼塞不暢此是内外相拒不相孔入之故勿顧而愈前至於旬時彼此相粘而融融矣心即理理即心理散見於六經聞見狹而心亦狹非細事也

兄勿疑於此

與子往三

與兄別後此件工夫無可告語印證殊無日新之益家居只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徵色發聲之間皆為鍜錬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此愈知直方之功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滯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也兄靜坐已得身心妥貼否有不妥貼處皆屬安排

皆非自然葢此箇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不容絲髮人力但昏雜時畧綽喚醒一醒即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為二反成急廹躁擾矣日前見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功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脩業而又慮累德或脩德而又恐遺業此等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耳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

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兄試體之大抵性命心切

天下事自無不可為不然則虛生虛死

吳子於善無所不受故高子言無不盡高之切正

見吳之虛

與子往四

弟觀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即是天性但隨身所在一切

整齊嚴肅許大乾坤便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歸途或

來訪兄

與周自淑

東省大災古今罕見吾兄貧而當此不知何以作活每恨無魚雁可通此念也關中馮少墟先生講學外世為局此中顧涇陽先生論學與世為體當時見涇陽先生為大此時覺少墟為高何者與世為體者世與為敵矣弟年來又受世敵之益一切動忍為洗心退藏之助也

荅史玉池

定志之教丈甚見其大弟即反而思之於三賢所謂毅

然已任者來書云范文正以天下為己任司馬公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惘然無有也今日為計惟有責志不責其無三賢之所任責其無三賢之所學而已蓋恐一念向外不免有舍己田而芸人田代大匠斲之病也弟居平惟日取諸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諸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不審

其間尚有弊病否乞為弟細察之弟極愛魏莊渠先生言吾輩若透却利名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毁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倘還有些渣滓却藉他做洪爐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此與行無忌憚而不恤人言者相霄壤文所謂大為警悟一番但不可因之動忿心者正兩得之若於此不透正坐為已之根未深怒於毁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為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箇好於自己性分

都無干涉也玄臺凡昨相聚兩日簡淡之趣殊足以藥弟之所不及又言吾輩氣象須要涵養和粹始得即人以非理相干但勿從之不必生疾之之意弟深服其言其他見觧多有不然自孔顔濂溪明道而外如曾孟小程張朱皆有詆議察其深病不免落於禪宗吾丈會時當切劘之此兄今人所難得不欲其終於此而已也

與周念潛

得吾丈祕書之報喜而欲狂葢得其人則邑中之庇也

非其人則蠹也庛與蠹相去遠矣今先公不為蠹者也故天以文報之文愼自愛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都下人事碌碌能讀書否有直諒多聞之友否每讀論語至論齊景夷齊處便令人意思拔汙泥而升雲霄讀孟子陳代景春章浩浩然俯視寰區俗物都茫茫矣此野人芹味試為文獻之賢郎畱邸中為佳少年拘檢數歲可望成性也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横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真只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户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散之法舉龍橋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欵仰備采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即如審户

給散二事欲正官為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為此另給食錢寛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徳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為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

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内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為稅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采擇

答吳懷野

弟學同人之學無同人之精力故欲自遂其幽人之分量而以一歸為快畢竟東林掌記乃弟實銜五湖釣叟乃是兼官他不稱職此實語不敢妄也弟歸見敝邑東林諸兄蒸蒸上進以弟衰耄如著緊鞭吾輩老矣幸見未發性地然欲從戒懼造於篤恭必有須臾不離道之

工夫以復須臾不可離之道體雖欲罷而不能也理學家録置座右如日侍教戒感謝

荅蕭康侯

不謂康侯罹此大慼喪禮久廢能勉而行之即性體也心境易開性分難盡此悟脩之說非心性之辨言不真脩非真悟也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為律身為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為未得實不可得也故不悟之脩止是妝飾不脩之悟止是見

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問津書院成門下當以身肩之千古之業只在眼前不於他覓也

復陳敬伯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早下手一日省氣力一日惟丈念之

荅周二魯

先生云學涉玄虛士迷利祿二語括盡世弊天下無真事功者由無真學術學術果真步步踏著實地朝市山

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

答瞿洞觀一

前尊文為我慮水銀詐死良是弟則謂原是真金但一向埋沒耳弟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脩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辭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為牛弟則奉之為君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寄瞿洞觀二

斯士風民俗何如廣土衆民君子所欲老丈得之其與世俗吏傳舍一官者必有如燕駕越轂不可同年而語所以苦心畢力其間不言可知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真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老丈從事心學已久知於此裕如弟正孶孶焉未有得手處也便中祈一示持行真諦

與顧新蒲

人有言曰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與人第一法灑落是養心第一法信然矣然何以能安詳謙退涵容灑落耶襲其事則不可久求其真則不可得遵何道而可曰心存則是心不存則非知性則是不知性則非何謂心存則是心欲如是則如是矣何謂知性則是知性之本如是則心欲如是矣不安詳者躁也不謙退者傲也不涵容者隘也不灑落者滯也躁與傲隘與滯吾性所本無也復於性則四惡屏四美具

矣存心之謂居敬知性之謂窮理此二門者萬善所自出寧獨四者故學貴務本

與丁子行

見新詩知況味遠矣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生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箇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説大話也

荅劉直洲

弟衰絰中百里之内得顧涇陽伯仲與玄臺輩磨勘商
碓退而閒居左右圖書歲月殊不惡適奉手札知足下
禪根獨深欲與弟共此美足下念弟深矣弟獨謂此道
其徒自能為之非吾曹之所為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
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
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絶而思慮其初雖纎
髮之微覺為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
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

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為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誠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毋先立己見強聖賢從吾每一温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耳丈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丈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於内為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為孔

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耳弟無所知識守先儒之説勉循下學但立志不敢不端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足下姑取其志考之於異日可也不盡欲言諸惟願足下臨事平情毋輕喜怒得情勿喜之道常存之方寸此為弟負暄之獻

與羅止菴

自得教誨以來工夫雖多作輟每輟每續亦漸得力止脩合一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邇年來杜門益肆力於周程張朱四先生之全書洋洋乎優優乎窮子一日而獲其寶珠矣嗟乎今世之士其無志於學者無論也幸而志於學則皆樂趨捷徑率逃之於在彼在此之間令人不可方物李先生獨揭止脩之旨於是自頂至踵皆為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為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

相濟而不相為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為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寛而不廹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説近於執然而執則廹矣故弟以為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寛以居之斯為不失李先生之意也惟丈精察而更教之

與王具茨

丈夫生世即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日見

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山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僕老矣此三十年從蠹魚中忽忽而過遂於世為不足有無之人努力春華敢望之大君子索牘之暇近思録不可不讀謹致一册聖度兄居恒道大雅津津然春陽醉人知仁者施政惠民正如斯矣

答張雞山

龍每謂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脉絶忽得大教且驚且

喜不謂濂洛當再復中天畧玩致曲言已窺見先生一斑確然聖脉無疑望先生以身顯道使天下信其人而信其道信其道而信濂洛諸君子之道也有宋大儒誠明之性明道先生是矣明誠之教晦菴先生備焉舊刻呈覽諸有拙見邇來正欲録出當以明年寄正

答呂釖潭大行

辱教舟行晏坐此最勝之事難遘之緣惟夙根道器能靚面不失耳静坐只以見性為主人性萬物皆備原不

落空人性本無一物不容執著性即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為無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為有乎天即心也當其感皆天之用也當其寂即天之體也必體立用行故於静時默識其體觀未發氣象即默識其體也觀者即未發者也不動於意故不可以有意言不可以無意言總只是一片靈明久著於物故不靈不明一念反觀便靈便明耳即此是性即此是天更無二物以此觀彼也自來研證所見之涓埃仰正於高深者如

此惟不悋徃復惠教

答王儀寰二守

三教各自為宗故起因結果絶不相同人但知性之不異不知學之不同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習不同一者不得不三非性之有三習使然也至於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為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茫茫宇宙

辨此者實鮮老公祖精研於此豈非天之未喪斯文與

荅湯海若

龍為舉子業時則知海內有湯海若先生者讀其文想其為磊落奇男子也從入仕版以未得一見顏色為恨乃辱手書之及開緘誦之喜心欲舞及覩賜稿貴生明復諸說又驚往者徒以文匠視門下而不知其邃於理如是龍嘗讀聖賢書見孔子言仁便說復禮孟子言浩然之氣便說集義夫仁者與萬物為一體浩然之氣塞

乎天地可謂大矣而拈出一禮義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嚴如此今時之學非無見其大者只緣這些子走却便爾落草門下諸篇逈别時說何勝為吾道之幸聊發所見大端以望金玉之音

答吳嚴所司封

弟抵家至郡中之日即翁臺榮發之日也後先半日遂失一晤令先公屈於一時伸於千古矣此是宇宙定理弟嘗謂以暫則正必不勝邪以久則邪必不勝正正不

勝邪者陰陽盛衰之勢邪不勝正者陰陽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於當世必伸於後世者以此世界甚長知者不於百年作小過活也抵掌當於秋爽微物寄意

答區羅陽太常

伏讀老年文明德疏字字莫逆弟去年有勤學疏不過因大疏而望聖主以警悟之機保任之法耳謂其君不能不敬莫大焉故寧冒迂闊之譏不敢蹈不敬之罪形色天性即形即性即性即形此之謂君子躬行君子此之謂

所貴乎道者三此之謂根心生色聖學所以與佛學異者只一性字性者理也理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躬行方是踐形拙說蒙年丈印可何幸何幸講之於口體之於身二語奉以畢世不然只是講不是學也弟已歸恐弟南而年丈北又未得於一水時通問訊也

答吳進士

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褻而棄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即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不於兩者起念非天所命

也弟觀世間弊敗皆緣此念不眞弟非能眞者不敢不以望天下俊傑如仁丈也

答友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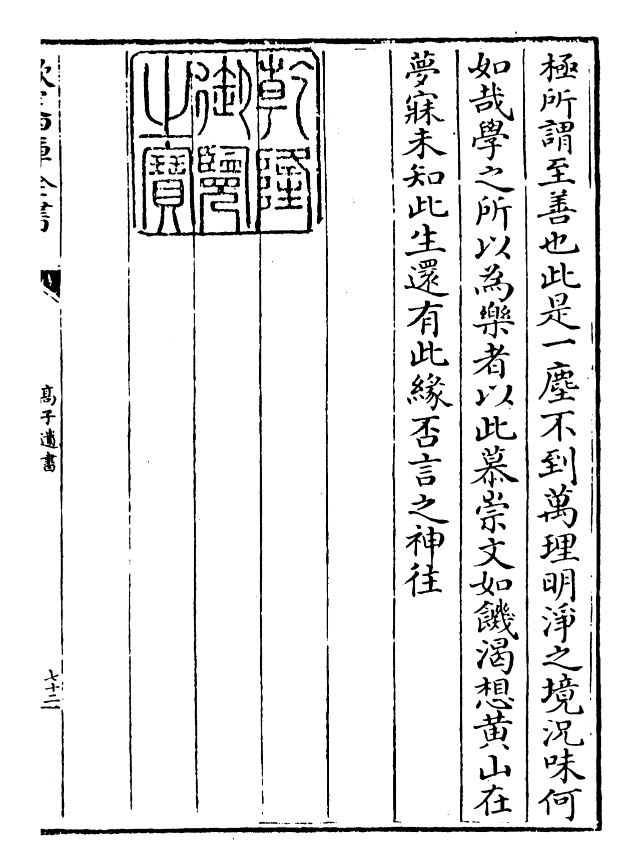
向者老生常談耳然向世人語便以老生常談一㗅棄之固知非門下之敏不能味無味之語也得教喜躍無似然尚在見解上盤旋若便從此下手一切放下一切淡去淡到極處方是此平常眞體此體雖極平常却極奇特彼自能孝能弟能忠能恕一毫不須人力攙和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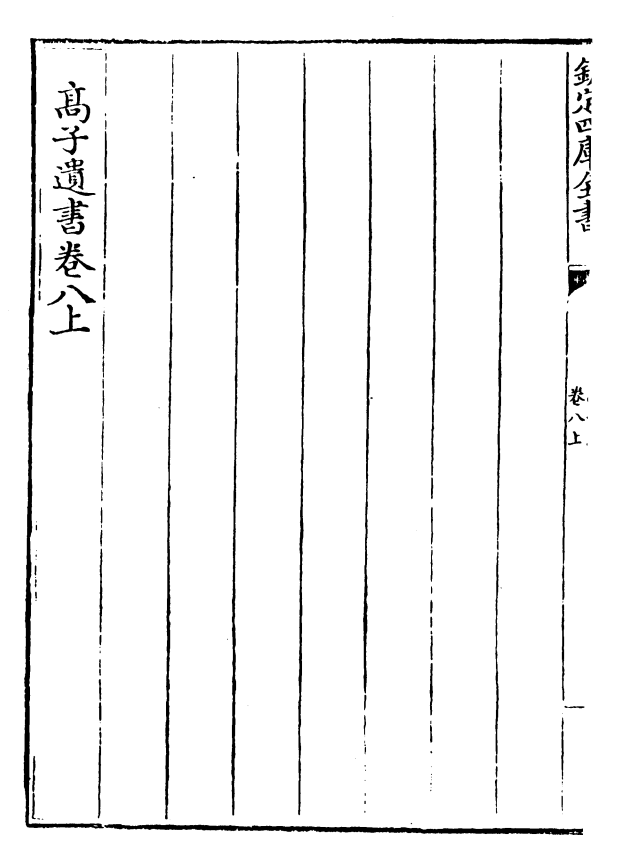
聖人所不盡却人人所共能門下試默識默識兩字是隨時隨地隨事真工夫也

答吳百昌中翰

至都下適海内同志一時盍簪可謂此生遭逢之幸而鄒南翁馮少老又以聖學相參相印二老卒以學去不肖亦將繼之學之不容於世如此然既謂之學不必其容也以容為學豈復有學哉想台文學殖日積道況日佳益格致者皆推究其極之謂推究到極處即太極無

極所謂至善也此是一塵不到萬理明淨之境況味何如哉學之所以為樂者以此慕崇文如饑渴想黃山在夢寐未知此生還有此緣否言之神往





高子遺書卷八上